

成為國家經濟特區之一。來接我們的是當地林姓女導遊，她告訴我們島上的居民包括漢、黎、苗、回、彝、侗、瑤等30多個民族。她自己居於五指山，是漢族，而當地黎、苗族的人口較多，所以漢人反成為少數族群！

在旅遊車上，她介紹海南文化，說是貶官文化和海盜文化的結合。千百年來，由於民族複雜，孕育了獨特的民族風情，社會文化風貌顯得特別豐富多彩。全省的人口和香港差不多，黎族人口約佔三分之一。黎族居於山谷坡地或山間盆地，村寨周圍都種植了茂密的樹木或劍麻，住宅以茅舍為屋，稱為「船形茅草屋」，所以很容易辨認。我們在海口市入住的酒店，沙灘上仿造了一所「船形茅草屋」給住客們參觀。導遊說那裡主要是女性從事生產勞動，男人則終日游手好閒，享受人生！

我們的第一站是參觀博鰲亞洲論壇、玉帶灘，然後入住博鰲索菲特大酒店，享受酒店的溫泉設施。酒店是由退休後沈醉於旅遊，努力找尋生活樂趣的陳元廣同學特別推薦。酒店房間特大，陳設極具中國特色，客房有寬大的陽臺。酒店有水療中心、游泳池、浸浴溫泉，還有高爾夫球場。博鰲位處海南省東海岸萬泉河入海的東嶼島，面向南中國，酒店毗鄰就是亞洲論壇會議中心。酒店也是「博鰲亞洲論壇」及其他高級特別會議指定的專用度假酒店。在導遊帶引下我們參觀了會議中心，了解論壇產生始末，在展館中看到出席各屆會議的政要照片。參觀完展館後，步行到碼頭乘船到玉帶灘遊覽。

玉帶灘位於博鰲鎮東，是一條自然形成的狹長沙灘，是萬泉河出海口。導遊說那裡集三河（萬泉河、龍滾河、九曲江）、三島（東嶼島、沙坡島、鴛鴦島）、一石（砥柱中流的聖公石）的精華，有海水、沙灘、紅礁、林帶。我們登船的一邊是清柔流泉，但另一邊卻是驚濤駭浪。這是目前世界河流出海口自然風光保護得最好的地區之一。我們站立沙灘上，碰到一大隊度假的年輕武警在逐浪奔走。面對著南中國海煙波浩淼之中，卻給我們見到一艘大船，迎著浪翻騰，廖約克同學曾拍下這孤舟逐浪的照片！相對內側的萬泉河，影入眼簾的，是湖光山色，奇異的景觀對比，真的相映成趣。

由於博鰲鎮較為偏遠，我們第一個晚餐吃得並不太適意，有同學需要回到酒店自行品嚐海南風味的海南雞飯，聽說頗有水準！晚上，不少同學都有享用酒店的溫泉浸浴。翌日晨早，早餐後便驅車前往《呀諾達》熱帶雨林風景區。《呀諾達》是2008年2月才開放接待遊客，國旅的李經



理特別介紹我們前往參觀。她剛於2008年6月接受海南旅遊局的招待前往遊覽，認為是最具觀賞價值的熱帶雨林博覽館。可惜這裡距博鰲太遠，我們乘車差不多3小時才能抵達景區！雨林景區在山上，我們到達山腳下車，要轉乘景區專車上山，再換乘電瓶車進入雨林景區。我們佩戴了由景區發給的電子導遊耳筒，沿途耳筒會自動感應而講解所見景觀。這裡景點分為：峽谷奇觀、流泉疊瀑、黎峒風情、熱帶瓜果、南藥等。

景區設計了多條路徑，供遊人各按其能力及逗留時間選擇。我們選擇了兩小時行程的一段，數公里的雄偉瑰麗的峽谷奇觀，真教人目不暇給，留連忘返！這些熱帶作物，真的給我們上了大自然的一課，使我們看到了不少熱帶植物，如：檳榔，椰樹，橡膠樹和一叢叢的胡椒……等等。

遊畢後，驅車至三亞用午膳。飯後我們在這熱帶的美麗海灘漫步。之後，又要經3個多小時的顛簸才回海口市，到號稱全國十佳的海鮮酒家晚飯，不過這十佳卻有點名過其實！飯後回到我們入住的海口喜來登溫泉度假酒店。

翌日早上，劉紹其和梁遠健伉儷到海口美視高爾夫球會打球，其他同學則留在酒店享受酒店的設施和豐富的早餐。中午匯合打球的同學一起午膳後，首先遊覽瓊台書院，書院坐落在海口市中山路的瓊台師專校園內。是典型的嶺南建築，主樓「魁星樓」，是一座綠瓦紅廊的磚木結構，保存完好。地下大門門匾上寫著「講學堂」，有楹聯一副，「樹老花偏嫩，春融枝亦穆」，進門，又一聯，「養乾坤正氣，育天下英才」。二樓一側是掌教的臥室，一側是書房，中間是掌教的客廳。整個樓內雕梁畫棟，保留了一些曾經歷過文革破壞的舊傢具。樓前綠樹成蔭，書院內立著書院掌教探花張嶽崧和進士謝寶的兩尊塑像。博物館展出《搜書院》的劇照圖片和一些史料，以展示瓊台書院的發展史及海南教育史。瓊台書院全因馬師曾演粵劇《搜書院》，而得以蜚聲海內外。

離開瓊台書院，旅遊車開往城市古火山口遺址，這火山群約有1萬3千年歷史，這是一座火山地質博物館。據地質學家考證，火山歷經萬年，滄海桑田，大地變遷，至今仍保存了36座環杯錐狀火山口地貌遺址。80年代初，海口市火山口被列為省級風景名勝。我們循著導遊的指引，登上頂峰，遠眺火山群，還走下火山口，在那裡拍了照。

回程的車上，林導遊介紹了「五公祠」。我們當中最富文化氣息的郭仲德同學就向導遊要求開車到那裡一遊，可惜時間不許可而作罷。翌日清晨，他卻和夫人，自行包車前往該祠參觀，然後自己趕往機場和大隊會合返港。據他在機場轉告，這祠由五公祠、蘇公祠等構成，人們以五公祠統稱之，是很有歷史意義的。他更認為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旅遊團，實在不應錯過這個景點！

**金御聚餐：**

12月12日晚上，我們特別為趕不及參加活動的鄧乃鍵同學召集了一次聚餐，響應的同學出奇地踴躍，除鄧乃鍵夫婦外，參加的有朱鎮龍、劉超群、邱和平、甄仕坤、李仕浣、盧廣鋒、郭家賢、崔少明、王定昌、梁崇榆等，而劉紹其、陳明、袁貞立、華保德、黃昆臨特別由澳門趕回來，出席了這次聚會！更難得的出席者，是陳信賢同學的夫人Judy，陳同學已謝世有年，他生前對真社活動一直都積極支持，我們十分懷念他！

# 仁社(1968)畢業四十周年簡記

雷禮和

(借此文首，感謝廣州、澳門、臺山及香港四地的培正校方、及四地培正同學會，給予本仁社慶祝畢業離校40周年活動，在各方面的協助。)

時間速如駒，轉眼離校40年，昔日的少艾俊郎們，大都已步入花甲，2008年12月1日起，分別來自：加拿大的張雅雄、張恭憲、鄧國柱、盧永雄、何龍麻、張啟森、許次鵬、譚準儀、沈立三、凌光華、江大惠、楊重信、許穎達、冼倩薇；美國的關德沛、溫綺蓮、雷國沛、黃希明、聶聘、區耀祥、郭美玲、周榮森、吳啟棠、李國良、何法賢、郭奕廣、鄭景鐘、馮珮怡、伍素玲、黃齡兒、王瑞冰、



齊維德、黃英傑、黃如珍、譚暢蓮、盧鴻娟、朱麗萍、劉紀禮、陳麗芳、王定遠、吳秉銳、朱小華、高子愷、于錦池、鄺翠琴；泰國的劉冠慶、澳洲的劉文芳、周鳳娣；臺灣的朱微祖、蔣曉山、朱任公、周靜儀；星架坡的鮑寅、北京的任國信、上海的張心美、袁立明、李德泰；及香港的柳庭輝、何錦偉、凌焯鑫、黃美容、陳澤賢、龐憶華、盧永錕、陳學敏、梅應揚、陳慧良、呂榮梓、彭為堅、彭鑑芬、陳國燕、陳美瑜、伍蘭芳、謝銀英、周松崗、鄺澤松、黃錫寧、屈啟秋、周靜嫻、羅秀雲、黃雙蓮、陳智鑽、葉景文、陳泰裕、黃漢強、劉艷霞、顧明珠、雷禮和等連同配偶共一百二十多眾，共同暢渡一連七天的歡聚活動。

活動在12月1日黃昏，在窩打老道參觀校園開始，晚上在久違的飯堂先來「歡迎宴」。

12月2日上午，部份社友返校參加港校建校75周年感恩會及紀念公園揭幕，在培正對面維景酒店午膳後，六十多眾前往紅磡火車站往落馬洲，會合部份社友，共乘兩部旅遊大巴，直往廣州東山培正參觀，晚膳後往臺山。

12月3日早上，鄺文熾老學長安排參觀臺山聯合中專，遡源電子中學新校舍，午前探訪臺山培正，蒙林校長及各師長詳細介紹校方情況，謝鄺伯校方招待午膳，膳後暢遊新舊台城名勝。

12月4日離開臺山，往游中山先生故居博物館，夜宿珠海。

12月5日拱北過關往澳門，會合部份由港往澳社友，共往拜訪澳門培正，謝澳校高校長及黃會長，及眾師長接待，午後遊澳名勝，黃英傑社友東道膳聚於葡京日麗，午夜前返港。

12月6日午聚豪華，返校觀社友對澳門校友籃球友誼

賽，大石級拍全體照，下午同學日大會，晚上參加於九龍灣國際會展之香港培正母校建校75周年大公宴，會場中陳智鑽、葉景文、鮑寅等社友組仁社Band奏演助慶，在晚上九時半，一眾穿上鮮黃社色的外套，在江大惠、雷禮和兩人，手持45年前的首面社旗引領下，列隊上臺拍照，共燃

是次畢業40周年活動的火熱高潮，一眾賞歌樂舞，盡慶至午夜。

12月7日，下午各社友分組互約各聚，於晚上六時，袁立明社友作東，邀約共聚於灣仔北海利苑樓頭，美酒佳餚靚湯，「驪別宴」筵開八席，例牌動作是分男、分女、分班拍照，值得一提是仁社社友中，「加盟

前輩」遠較「原班人馬」多，足証仁社之海濶納百川精神，致有各項輝煌之社績。

一眾社友已達仔大女大退休之齡，鹹認五年後之45周年太遠了，趁身心尚健，共議以後逢三年、逢五年，都慶一慶，故相約在2011年，又再齊來攬一次大聚會。

今年是仁社畢業四十周年，於十二月一至六日有連串活動，大事慶祝，計有：遊覽母校；台山、廣州、中山、澳門四天遊；於同學日拍大合照；參加培正港校建校七十五周年紀念聯歡晚會暨同學日大公宴等。我恭逢盛會，感受其隆情厚誼，草成古詩兩首，以紀此盛事。

其一：

仁社畢業四十年，世道滄桑幾變遷？  
諸子勤修德與業，五育並重效前賢。  
正軌樹風顯正善，拯世濟民一力肩；  
但求能展平素願，功績毋庸後世傳！

其二：

仁社欣逢寶石禧，繽紛節目展珠璣。  
游覽母校懷往事，校訓師恩未敢違。  
台穗中澳同遊樂，增益情誼實不菲。  
校園階上大合照，笑逐顏開盡揚眉。  
展貿樓頭大公宴，寒暄敘舊正合時。  
盛筵雖好無不散，臨歧分道尚依依！

彭鑑芬謹識 二零零八年

各位親愛的勤社同學：

有時不免有些時不我予的感覺，2003年正值我社30週年珍珠禧之際，卻是SARS猖獗之時，結果，有一群珍惜友情，熱愛社務的同學，從台灣盛意拳拳的來支持加冕活動，佔據滿滿的兩圍，在一片低迷的日子裡，使勤社總不致於太冷清，而每一位遠方的同學，都溫暖著我們的心；結果在濃情厚誼下，孕育了2004年繼2000年後第二次的台灣之旅，共有18個勤社家庭合43人參加，當日我們都祈盼著珊瑚禧的重聚，只為可再重溫舊時情誼；今年終於等到日子的蒞臨，因為有著一群與我一樣帶著熱情，充滿傻勁的同路人，於2006年9月13日我們組織了一個籌委小組，為著珊瑚禧而展開了第一次的會議，這兩年的日子裡，我們已經先後開了12次會議，大家都有一份心意，便是讓我們的珊瑚禧，成為同學們一生的回憶，在各籌委同學繁忙的生活裡，都盡力付上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結果在日子迫近時，卻又發生了舉世牽連的金融海嘯，於是信心沉了下來，膽戰心驚的等待著每一份的報名表。

有同學曾經質疑，問我若參加人數不理想，會否覺得洩氣，因為我們一直在努力，我的回答是，勤社是屬於每一位愛社的同學，參加活動是絕對不允許勉強的，每一位珍惜同學情誼的同學，都會爭取任何相聚的機會，可以來的總會來，除非有難處，不願意來的，來了也沒有感動，平白浪費了時間，辜負了籌委的心意；當然在我們單純的意念裡，我是不相信有任何一位不愛社的同學，尤其在過去的日子裡，我們經歷了所愛的同學離世，遭逢喪偶或面對人生難處的沮喪日子，都在提醒著我們好好的學習珍惜，保留人生的一點美好回憶，讓日子被豐富，被添上色彩；這幾年來，我僕僕風塵走過不少地方，每次都把握和同學相見的機會，而每次都帶給我不同的感動和喜悅，讓生命留下很多精彩的片段，為此我心存感謝！

離開了母校培正，35年的日子，不可算是短，當中最明顯的是我們都成長了，對人生多了一份體驗，這些體驗，是靠我們黃金的年歲換回來的，今日的智慧，來得並不容易，而能夠和兒時的伙伴，共享這份智慧，相信是今日預備參加珊瑚禧的每一位同學所祈盼，回首前塵往事，當日種種的恩怨情仇，都盡付笑談中，這是到了我們這等年紀，方能有的灑脫，所以不要輕易的虛擲機會，如果您

今日仍在猶疑是否要來見見老同學，就請蔽上眼睛，屏息的讓回憶留在菁蔥的歲月中，您不難會發覺，只有培正畢業的同學，是不吝告訴別人留班的經驗，因為培正教育了我們甚麼是接納自己亦只有培正的同學，我們不怕告訴別人被老師處罰的經驗，因為我們深深體會老師的愛，畢業後，大家便變為師兄弟姊妹了，亦只有培正人，我們學懂了尊師重道，我們可能不合潮流，但我們難奈自己是培正人的驕傲，這裡面總有說不完的話題，縱使，是重複又重複，而這份培正的氣質，連身邊的人，都可以感受到，這就是培正在不經不覺中留給您和我的珍寶！

我們一班籌委，在這段日子裡，縱然是忙，但心情是興奮的，尤其是看到二十多位不辭千里迢迢來與我們分享喜悅的同學，但與此同時，亦有讓我們沮喪的地方，便是在港的同學，並沒有想像中的雀躍，對遠方而來的同學，難免有點熱情不足，就以粵南三天之旅，除了籌委外，參加的都是海外回來的同學，此外，便是一連兩晚的聚餐，在港的大都二取其一，忘記了自己是主人家的身份，所以，我盼望在港的同學，可以盡上自己的一份，為我們35週年的珊瑚禧，漂漂亮亮的做個好主人；珊瑚禧絕對不是我們這一撮籌委的玩意，而是屬於每一位愛同學，愛勤社，愛培正的您和我！讓我們帶著興奮帶著殷切去迎接它的來臨！珊瑚禧見！

丁唯德Miranda 11月6日於香港

金融風暴，損失不菲，  
長嘯短嘆，垂頭喪氣；  
遠近知己，激勵安慰，  
勤社精神，難能可貴。  
財可貶，股可跌，  
同窗友誼，卻高升；  
愈到艱難，愈見情，  
珊瑚之期，盼相見！  
珍相識！

73 勤社 田鈞祥

## 珊瑚禧的前夕

一九七三年六月，香港流行迷你裙，那張發黃的照片，是我們穿着膝上四吋校服裙的檔案，拍完畢業照，絢爛的中六時光隨之落幕，有如初生之犢的我們，踏上各奔前程的人生之旅。

我去了台灣，當時在台灣讀大學的勤社同學們也有十多人，幾乎半數就讀醫學院，造就了今天勤社同學們可以隨時得到醫藥的諮詢，或到台灣作體檢的優勢，記得當其時，在一美元可兌換四十元台幣的世界裡，我過的日子單純而美好。

一九七八年我到了美國中西部的威州，那年王知康和張衛玲剛遷離威州移居多倫多，我與王永雄、溫玉均和林國維在麥迪生 (Madison) 有一段重疊的日子；那時溫玉均已

對現代舞十分投入，我曾在校園欣賞過他的表演。中西部的生活十分平靜，地理隔涉，通訊未有今天的方便，與我保持聯絡的同學不多，倒是林國維結婚那年，有馬陽明、程頌平、甄明德和何友蘭從芝加哥上來參加鬪宴，算是當時當地的勤社盛事，記得林國維在婚禮後很短時間內，就要帶著他那位超漂亮的新娘子離開麥城遷往東岸，此後即失去聯繫。後來高材生王永雄也在麥城成親，我有幸也見証了他的婚禮，如今我腦海裡還清楚記得當日的一對才子佳人，王永雄當時已深具學者之謙謙風範了。

中西部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近乎隱居，我沒抗拒，生活可謂乏善可陳，如今想起一件特別的事，就是一九八一年查理斯王子與戴安娜公主結婚，我竟一人漏夜起來，扭

開電視觀看這場王子公主的世紀婚禮；我想那夜，也許是在我遊子的生涯中，憶起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了；然八十年代初期的香港，正不斷地揮灑着經濟奇蹟，已出線成為亞洲四小龍。

我在幾年後知道，原來在一九八三勤社畢業十周年時，馮慧賢同學等在東岸紐澤西辦了一個勤社畢業十周年的同學會，這次我特地問了當時參加了盛會的吳欽禮，他很快送過來幾張珍貴的照片，我會把這些寶貴的資料傳到香港總部將之入檔。打開吳欽禮寄來的照片檔案，看見當年參加十周年的同學們，有十多二十位，好些同學們，我當年沒有聯絡的，近年卻有見面，照片給我的第一感歎：「啊呀！頭髮！」

八七年我移居山明水秀的西雅圖，與吳欽禮住得近，雖是二人同學會，但常有聯繫，偶有路過的同學，我們都盡量相約聚一聚；我那時就像其他同期的同學一樣，家有幼兒，生活重心完全給予家庭。一九八八年，我這個小家庭斥資二千五百元的巨款，購置了一台雜牌嘜的二八六個人電腦，這樣，一個資訊革命的時代，便悄悄然入侵了一個平常的家庭，我渾然不知，這小小機器將完全改變所有人的生活。回憶這十年間，較有感想的另一件事，就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，令我關注，西方的電視台，也有不少直播的場面，我看見廣場上青青學子們奔騰的熱血，一瀉千里，注定了他們從此必須以浪跡天涯方能平復和沉澱人生，血肉乃歷史之代價；但在我純粹個人的視野裡，新中國的歷史方始揭開了新的一頁。

一九九八年我搬到加州矽谷的時候，香港已經歷了一連串回歸的動蕩，港民正處於適應期；這年適逢勤社廿五年銀禧加冕之年，也是崔琦學長榮獲諾貝爾獎的一年，我因搬家剛到步，就沒趕上參加多倫多八月份打頭陣的勤社美東加冕活動。我聯絡上灣區我社的同學，居住在這兒的勤社同學有二十位以上之多，同年年底我入了灣區龐大的海外培正同學會，參加了勤社三藩市銀禧加冕活動，後又回到香港母校，參加同學日的慶典。這是我移居美國後第二次回到香港，感覺既熟悉又陌生，在人人所熟悉的地鐵網裡，我總找不對出口，我也遍尋不着從前舊居的面貌，擠在銅鑼灣水洩不通的街道上，被人流推着緩緩前進的我，乃是這般的美燦一名。我深深知道，從那時開始，香港已歸入我記憶海裡一個奇特的檔案，而母校則是這個奇特檔案的靈魂。

我不知道母校在什麼時候開始有銀禧加冕的傳統，又為何不在十年、二十年就來一個慶典？現在回頭看，我覺得畢業廿五年的一聚，在人生的軌道上來說，是適時的。記得銀禧加冕時，大部份同學們經過了學業、事業和家庭的站穩過程，正處於理想的年齡和健康的狀態中，我們勤社，可幸亦可貴的是，雖然之前廿五年處於失聯中，但在籌備銀禧時，一下子同學們聯絡上，就從此被互聯網網在一起，不再四散了。從九八年開始至今，勤社都有一位義務的電郵大臣，經年累月，不辭勞苦地為同學們作聯絡和散發社訊的工作，我們已習慣了在電郵中搜尋社務和同學們的消息；謝謝這十年來任勞任怨的電郵大臣們，風雨無阻地把訊息投遞到我們的信箱中；我特別要向甄明德致敬，他在自己的家庭遭逢困難和痛苦之時，還是沉着地為同學們服務，接受同學們的安慰，也去安慰別的同学們，感謝他。

從銀禧至珊瑚禧，十個年頭飛逝如斯，我覺得這十年裡世界發生的許多大事，如果搬回七三年那樣的社會狀況下，可能需要三至四十年才能釀造出這麼多件如此巨大衝擊的事件，然而當剛剛過渡了如臨大敵的千禧年蟲之後，我們這一代就被電腦資訊革命引領的爆發力，載着走上一條超速的不歸路：網路泡沫、九一一事件、伊戰，再加上SARS、大水、地震、能源危機等等... 稠密煩煩的災難呼應著聖經中啟示錄的預告。一日起床，發現華爾街的李曼弟兄倒閉，美林救亡易主，牽動了金融海嘯，就這樣，在經濟步入蕭條，楚歌四起的今天，就是我社珊瑚禧的前夕。

回顧過去五年間，有好些勤社同學們的家庭遭遇事故，每想及這些同學們所經歷的打擊，總令我惆悵低徊，領受到人生的變幻，也領會到相聚的機會的難能可貴，維繫了幾十年的友情無以取代，畢業三十五年，是彌足珍貴的一個里程碑。在勤社珊瑚禧前夕的這個深夜，我不言不動，在漆黑中扭亮了腦海中的視窗，將這一檔案定格儲存，也算歷史。

勞美妮 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于加州聖荷西

## 看了勞美妮的文章，太感動了。趁 還有熱情時，跟進幾個字。

王知康

我在八歲時，才從上海到香港，在荃灣的浸信會天臺小學上課。學校十分簡陋，二年級和三年級，需要共用同一課室，同一老師。唯一記得上課校長曾經對我們說，如果學習努力，將來可以進入培正。父母在瞭解親戚好友的子女上學時，決定要把我們三兄弟送到培正。

父親在幾年後，舉家搬到培正附近，但由於學費貴，祇有我的小弟，在培正讀小學。我在中一時，才終於進入培正，成為勤社一份子。二年後，我的二弟也進入培正。到此我們全部都如父母期望，在培正上課。我和培正的淵源，才剛開始。

中一的新生，大多都在中一忠，G座的頂樓。跟著的六年間，和很多同學結交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。朱念祖推薦蘇崇亮和我代表培正參加聯校科目展活動，使蘇崇亮影響我學習電子，最後進入電子工程，與電子終生相伴。我父親十分希望我學航空，在升大學時曾與屈錦鏞協商一起從事航空，後來我未能抗拒興趣轉讀電子，而屈N成為波音公司的員工。

當然，最幸運是能夠認識張衛玲，成為終生伴侶。由於張衛玲的父親是大學教授，她對美國大學很早就有認識，認定威斯康辛大學最適合讀書的地方。後來我的兩個弟弟，和我們三位的配偶，都是培正的同學，也都在威斯康辛大學畢業。我們家可以開小型培正同學會。看了勞美妮的介紹，也知道威斯康辛有這麼多培正的同學，她還漏了勤社的曾英漢，甘思和曹誠淵。想美國這個中西部的小城市，竟然和培正有這樣深的淵源，難怪丁唯德也送她女兒去留學。祇是美國的經濟重心，在過去三十年，不斷向西岸加洲快速轉變。今天沒有勤社的同學，還在威斯康辛居住。而加洲已經成為最多同學定居的地方。

還記得看楊振寧在「新中國的奇跡與諾貝爾獎」介紹崔琦說，「崔琦是香港培正中學畢業的。培正在五、六十年代培養了極多人才。為什麼一所中學在那樣困苦的經濟環境